



逃出十三号牢房



THE PROBLEM OF CELL 13

思考机器探案集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胡冬宁 张利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出十三号牢房 / (美) 福翠尔著; 胡冬宁, 张利新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5484-0165-0

I. ①逃… II. ①福… ②胡… ③张… III. ①推理
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415 号

书 名:逃出十三号牢房

作 者: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译 者: 胡冬宁 张利新 译

译 审: 朱泽军

责任编辑: 张凤涛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165-0

定 价: 26.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初遇科学家	1
天才教授范杜森登场	7
更衣室奇案	12
消失的头饰钻石	26
百万美元藏哪里	43
电报勒索案	54
断手链的秘密	79
罗斯顿银行盗窃案	100
铜锣的秘密	137
逃出十三号牢房	177
银盒子泄密事件	223

初遇科学家

很幸运我结识了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他拥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等等头衔。我们的相遇是因为一件对我来说既不可思议又十分危险的事。实际上是他救了我的命。他将我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见证了他那异常敏捷而冷静的头脑。他的头脑使他成为最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然而,事后我才得知他就是那位著名的“思考机器”。

那天,我在日耳曼饭店吃完了饭,从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点燃了,悠闲地走在波士顿公园里。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天,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在公园中心附近一条通往灯塔山的小路上走着。突然,我感到胸部一阵剧痛,心脏狂跳,喉咙堵塞。我感到远处的灯光似乎在摇晃、在变暗,我浑身冒冷汗,越来越难受了。一阵眩晕,雪茄从我手上滑落,我赶紧抓住一个椅子的扶手,撑住身体。我附近没有人,我试图呼救,但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便昏倒在地。我昏倒前最后一点儿记忆是一个人影在靠近我,并听到有人焦急地喊“我的天哪”,然后我就失去知觉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躺在一个长沙发上。我用模糊的双眼带着孩子似的好奇打量这个房间。我的目

光落在六七个反射着屋顶电灯光的亮点儿上。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些亮点儿其实是多个实验设备的金属部件。当时我躺在那里，感到自己疲倦、虚弱，心跳急促，双耳轰鸣。这时我听见有脚步声向我靠近。有个人弯腰俯视我的脸。

那是一名男子，不过我可从来没见过这般长相的男子。他有一头稻草似的黄色乱发，宽大隆起的额头，一张窄小且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情——这是张老顽童的脸。透过厚厚的镜片，他那半睁半闭的蓝眼睛透出咄咄逼人的目光。若不是嘴角有些下垂，他那又薄又直的嘴唇紧闭在一起，简直就像手术刀划出的刀痕。当时我以为这是幻觉，是我紊乱的大脑产生的扭曲幻象，但随着我的视力变得清晰起来，再加上那只给我测脉搏的修长的手，我逐渐意识到眼前这个怪人竟然不是幻觉。

“你感觉怎么样？”他薄唇微张，但足以说出这几个字了，他语气生硬，带着不屑，嗓音刺耳。此外，他半睁半闭的眼睛直视着我，那敏锐的目光让我很不舒服。我试图回答他的问话，但舌头动不了。这个人，也就是“思考机器”，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去，拿出一种特别刺鼻的混合物，灌进我的嘴里。然后我又失去了知觉。

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小时，我感觉到那只手又在摸我的脉搏。“思考机器”又在盯着我看。一小时后，我已经头脑清醒地坐在床上，心跳也几近正常。接下来，我有幸了解了为什么范杜森教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被冠以“思考机器”这样一个称谓，见证了如何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思维解开现实世界的

谜团。

要知道我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是昏迷不醒的，从肉体到精神，几乎和死人差不多，根本不可能向他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事实。而且，我除了知道自己晕倒了以外，对于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全然不知。“思考机器”没有问我任何问题，然而却道出了所有细节，还有很多我个人的隐私，这些他先前不可能知道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一道难题，他解开了这道题。他那硕大的脑袋向后靠在沙发垫子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向上看，双手的指尖悠闲地相对在一起。他那古怪而瘦小的身躯坐在一堆实验设备中间。他对我本人从没有表现出一丝兴趣，而是把我当成写在黑板上的题目，一旦解决，即可擦去。

“这事以前发生过吗？”他突然问。

“没有，”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中毒了，”他说，“这种毒是致命的，升汞，也叫氯化汞。你休克很严重，但是会好的，大概需要……”

“中毒！”我惊呼道，“谁给我下的毒？为什么？”

“你自己，”他不耐烦地答道，“是因为你的粗心大意。十个人里有九个处理毒药像处理糖果一样，你也不例外。”

“但是我不会给自己下毒，”我反驳说，“我很久没有碰过任何毒药了，我已经记不清多久了。”

“我知道多久，”他说，“你大概一年前碰过，但是升汞的毒性是一直存在的。”

他的语调让我气愤，这个小个子的冷漠和傲慢激怒了我那不太

清醒的大脑，我记不清当时是不是指着他的鼻子说话。“如果我是中毒，”我生气地说，“那也不是我的错。有人给我下的，有人想……”

“你自己下的毒，”“思考机器”再次不耐烦地说，“你说话像个孩子似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自己下的毒？你怎么知道我曾碰过毒药？如果我碰过，你怎么就知道是一年前？”

“思考机器”冷冷地看了我片刻，然后他那古怪的眼睛又漫不经心地向上方看去。“我知道这些事，”他说，“就像根据从你兜里找到的那些卡片我就能知道你的名字、住址、职业；就像根据你身上的半包烟，我就知道你吸烟；就像我知道今年冬天你第一次穿这套衣服；就像我知道你老婆刚刚去世几个月；知道当时是你来料理家务，也知道你家生了虫子。我知道这些事就和我知道每件别的事情一样，是运用了必然的逻辑规则。”

我被他说晕了，惊愕地盯着他。“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困惑地盘问道。

“现在的普通人啊，”这位科学家说，“什么也不知道，除非你写下来放到他们眼皮底下。恰巧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我看到你倒下，向你走去，我第一印象是你心脏病发作了。从你的脉搏来看不是，而且显然也不是中风。一时看不出你瘫倒的原因。没有听见枪声，你身上也没有伤；因而，是中毒。检查证实了我最初的假设。从你的症状看，这种毒是汞的氯化物。我把你扶上车，送到这里来了。你并没有死，说明你的身体仅仅吸收了极少量的毒——这么少的量可以证明你不是想自杀，也表明不是别人想要下毒。如果这些

属实的话，我知道你中毒是因为意外。怎样的意外呢？”

“当然，我开始就推测毒药是通过你的嘴进入体内的。我搜了搜你的兜。唯一可能放入口中的东西就是你的雪茄了。它们有毒吗？检验结果显示是有毒，每一支都有毒。出于杀人目的下毒吗？不是，因为量不够。黏结雪茄用的胶有毒？可能性不大。那么，是什么有毒呢？”他突然放低视线，眯着眼睛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我。我先是摇了摇头，然后猛然想起了一些事，我闭上张大的嘴巴。

“也许你的衣兜里装有氯化汞。我没找到，也许你以前装过吧。我扯开你的上衣兜，发现里面有雪茄，就拿去检验。结果发现这个衣兜里曾经装过氯化汞，粉末状的或者是晶体状的。可能由于包装不严吧，有少许散落在衣兜里了。”

“所有疑问都有答案了。我知道雪茄是怎么粘上毒药的了，而且借助你衣兜里的裁缝标签，我了解了你最近的人生经历。简单说吧，有一次你买了氯化汞放在衣兜里。干什么用呢？我开始就想，你是为了除虫。然后我想，如果你当时是在住店，无论你是否已婚，除虫的任务将会有服务员完成；可以推测你当时是住在家里。于是我推测你在管理家务。如果你要管理家务，那你肯定是已婚了——你买这杀虫药应该是给自家房子用的。”

“这样，不费什么力气，我就知道你是已婚的，管理家务。那又怎样？裁缝标签上写着你的名字和衣服裁剪日期——一年零三个月以前。这是冬装，如果你曾穿过它，今晚的中毒事件早就发生了，因为这毒药一直在你的衣兜里。但以前既然没发生，我推测你

是去年早春时买的杀虫药，当时虫子泛滥。之后你马上就把这件冬装收起来了，直到今年冬天才拿出来。我知道你是今年冬天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因为你晕倒这事是第一次发生，也因为衣服还散发着淡淡的樟脑味。你帽子上有一条黑纱，你的手表里有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看你上个月的账单我知道你最近常常在俱乐部混。毫无疑问，你妻子去世了。”

“太不可思议了！”我惊叹道。

“逻辑，逻辑，这就是逻辑，”这位个子矮小、脾气很坏的科学家大声嚷道，“你是个律师啊，你应该知道事实之间的联系。你应该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不是有时而是永远等于四。”

天才教授范杜森登场

这件事绝不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五位国际象棋大师云集波士顿,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他们一致认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大师们轻易不会对某件事产生如此一致的看法。一时间谁都不愿承认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境界,有些人争得面红耳赤,有些人笑而不语,摆出高傲姿态,还有些人视其为无稽之谈。

这场争论是因杰出科学家、逻辑学家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一个不经意的评论引起的。以前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他随意说出的一句话往往会引起激烈的辩论,甚至还成了科学家们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次,他对外宣布了一个惊人而且违背常理的假设,为此他被一所大学聘为教授,后来他还接受了这所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这让那所学校感到无上光荣。

二十年来,世界各地的教育和科研机构都为能向他授予学位而高兴。不愿四处宣扬那些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西班牙的学位。他有超常的智慧,可是脾气也很急躁。

争论最终总会停下来,大家都会毕恭毕敬地听他得出的某个结论。

世界级的国际象棋大师一致强烈反对的是范杜森教授当着三位知名人物的面发表的言论,其中的查尔斯·埃尔伯特博士还非常热衷于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无耻地扭曲了人的大脑机能,”范杜森教授以他一贯的不耐烦的口气说,“完全是浪费精力,说它了不起无非是因为它可能是最难的抽象问题。当然,只要有一点儿逻辑思维能力,就能玩好象棋。逻辑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是大部分问题,而是所有问题。只要掌握了规则,任何人都能击败最了不起的象棋手。这是必然的,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不是偶尔的,而是永远等于四。我不会下象棋,因为我从不把时间浪费到没用的事情上,但是我只要花上几个小时学习一下,就能击败任何职业棋手。他的大脑是狭窄的,完全受制于国际象棋的逻辑,而我不这样,我的大脑可以把逻辑应用到最广的范围。”

埃尔伯特坚定地摇头,“那不可能。”他断言道。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严厉地说,“人类的大脑可以做出任何事,我们因此才会凌驾于动物之上,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范杜森那攻击性的语言和决不妥协的傲慢态度惹得埃尔伯特博士满脸通红。教授经常这样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那些专家,他们本身也是声名显赫,并且有自己的见解。

“你知道下象棋的目的吗?你知道它可以做出怎样的组合吗?”埃尔伯特博士问。

“不知道,”范杜森果断地回答,“我只能说按照我的理解,其目

的就是按照某个方向移动某颗棋子，防止对手吃掉王。我说得对吗？”

“对，”埃尔伯特博士缓缓地说，“但我以前从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肯定真正的逻辑学家一定能通过纯粹的逻辑原理来战胜象棋专家。我用几个小时熟悉一下出棋规则，就能击败你。”

范杜森教授挑衅地看着埃尔伯特的眼睛。

“不是我，”埃尔伯特说，“你说过能击败任何人，那一定包括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熟悉规则之后，你愿意和大师较量一下吗？”

“当然，”科学家说，“为了说服别人，我经常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这次又是这样。”

在场的象棋大师为此展开激烈讨论，他们一致反对范杜森教授如此大胆的主张，于是决定接受挑战。双方约定锦标赛结束后，由冠军和范杜森对弈。俄国选手柴科夫斯基最后摘得桂冠，他已经连续六年获此殊荣。

锦标赛结束后，美国象棋大师希尔斯博瑞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给范杜森教授讲解规则，那天离开教授家的时候他是满面愁容。当天下午教授迎战那位俄国冠军，报纸对此大肆宣扬，上百家媒体聚集现场亲眼目睹这场比赛。

范杜森教授出场的时候，人群中传来一阵低语，大家都有些惊讶于这位教授的奇怪长相。他身材瘦小得就像个孩子，柔弱的双肩

好像难以承受他那戴八号帽子的硕大头颅。他双眉上挑，形成两个半圆的形状，还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黄发。教授的眼睛是蓝色的，小得简直就是两条缝，好像总是躲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眯着眼看人，他的脸也很小，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憔悴得就像营养不良的小学生，两片薄薄的嘴唇闭上后就像一条直线。他的手也是出奇的白，十指纤长，非常灵活。一眼看去，他的身材和他五十岁的年纪很是不符。

俄国对手面带微笑坐在棋桌旁，觉得这简直是场游戏，自己胜券在握，其他的象棋大师坐在周围，好奇地观望。范杜森教授以后翼弃兵开局，他果断地走出五步之后，俄国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到了第十步，在场的大师都变得紧张起来，俄国冠军现在是为荣誉而战了，教授的第十四步棋更是巧妙地动了车。

“将军。”他说。

对手看着棋盘仔细研究了很久之后决定走马来保护国王，到了这里，教授向后靠在椅背上，十指指尖相对，他不看棋盘，反而认真地研究起天花板来。至少有十分钟，现场鸦雀无声，对手也一步没走，这时只听教授平静地说：“你输了。”

全场哗然，众位高手都一时难以相信，他们忙着看棋盘。那位俄国冠军看过之后，身体向后靠到椅背上，他面色苍白，头晕目眩。他并不惊讶，只是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团谜一样的东西中无望地挣扎。忽然他站起身，握住对手那纤细的手。

“你以前从没下过国际象棋吗？”

“从来没有。”

逃出十三号牢房

“天啊！你简直不是人，你是一台机器——思考机器。”

“这就是小孩子的游戏。”科学家唐突地说，他的语气中没有一点儿得意，还是一贯的不耐烦和冷淡。

这就是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他拥有多个头衔，比如，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等等。他就这样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思考机器”，一个名叫哈钦森·哈奇的新闻记者在标题中采用了那个俄国人的说法，由此“思考机器”成了范杜森的又一个名字。

更衣室奇案

知名女演员艾琳·沃莱克小姐在更衣室失踪了,当时她正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春田市的一家歌剧院演出。她趁着演出间隙回到更衣室,耳边还回荡着观众雷鸣般的欢呼声。案情复杂离奇,难以侦破,记者哈钦森·哈奇来找“思考机器”帮忙,这也是科学家第一次介入科学领域以外的难题。

“我只是一名科学家、逻辑学家,”“思考机器”抗议道,“我对破案一窍不通。”

“现在还没人能确定这就是一场犯罪,”记者赶紧解释,“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一个女人就在朋友的眼皮底下失踪了,好像消失在空气里一样,当时她的朋友还听到了她的声音。警察也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更高明的人。”

范杜森教授挥挥手中的报纸,让记者坐下,他自己倚在有靠垫的大椅子上,他那瘦小的身材看上去更小了,就像个孩子。

“给我讲讲,”他急切地说,“详细点儿。”

科学家把长满黄发的头靠在椅背上,眯着蓝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细长的双手指尖相对,摆出一副要认真听的样子。哈奇心里暗暗得意,他本不敢奢望“思考机器”会对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感

兴趣。

“沃莱克小姐今年三十岁，长得很漂亮，”记者开始讲述，“作为一个知名演员，她不仅在美国被高度认可，在英国也大受欢迎。每天的报纸上你都能看到她的消息，而且……”

“我从不看报纸，”科学家不客气地打断他，“接着说。”

“她还没结婚，据说短期内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哈奇一边接着说一边好奇地打量着科学家消瘦的脸庞，“她一定会有很多的仰慕者——漂亮女演员大多如此，但是她的私生活却非常严谨，对公众也毫无遮掩。我跟您说这些是觉得您可能会根据这些情况对她失踪的原因作出判断。”

“现在我说说她失踪的具体情况。沃莱克小姐出演了莎士比亚的剧目，上周在春田市演出了。周六晚上是她最后一次在那儿演出，她扮演《皆大欢喜》里的罗莎琳德。剧场很拥挤。她以极高的热情完成了前两幕的演出，尽管当时她头非常疼。这也是她的老毛病了。第二幕演完之后，她回到更衣室，第三幕开始前，舞台监督还提醒她时间到了，她回答说马上过去。确实是她的声音。”

“第三幕开始后六分钟才有罗莎琳德的戏。当再次提示沃莱克小姐上场的时候，她没回答。舞台监督赶紧去更衣室门前叫她，但是没人应声。他怕沃莱克小姐晕倒在里面，于是就进了更衣室，可她不在那儿。大家迅速找遍了后台都没找到，舞台监督只能向观众宣布沃莱克小姐突然生病不能完成演出了。”

“幕布落下后，大家还在找。后台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后台的看门人威廉·米根也说没看到有人出去，当时他和一个警察站